

冒险家和他的人情

侯钰鑫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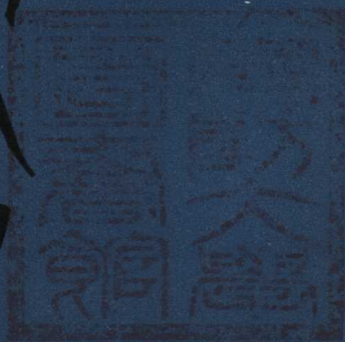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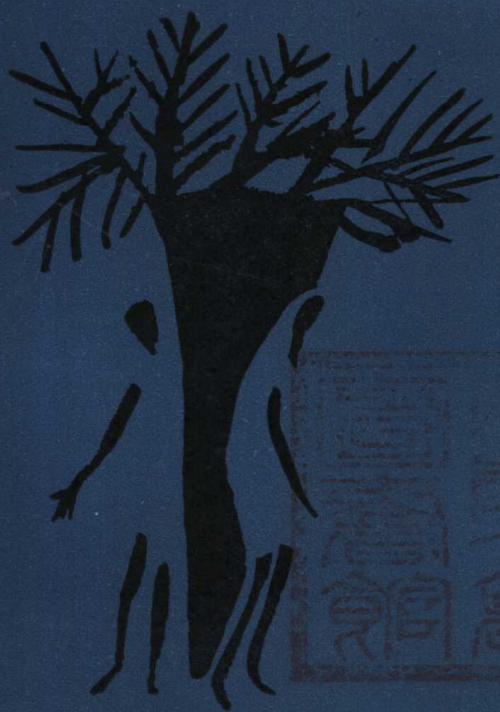
545527

冒险家和他的情人

侯钰鑫著



2 033 7502 5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王志伟

冒险家和他情人

侯钰鑫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375 插页2 字数194,000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7,200册

ISBN 7-5321-0576-8/I·453 定价：2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剖开了中州一个县城生活的横断面，把阻挠农村改革健康发展的障碍物暴露于众，生动地揭示了农村专业户是农村新生产力的代表。作品险象环生，扣人心弦。大学毕业生兰尼，自谋生路，毅然应聘到专业户牛拴虎家当家庭教师。她耳闻目睹了拴虎汽车运输公司的兴衰荣辱，亲身感受了冒险家牛拴虎的喜怒哀乐。牛拴虎是个十分显赫的十万元户。然而，犯红眼病的天天来纠缠他，流氓的刀子时时威胁他，密探的眼睛处处盯着他，政客的手腕不断玩弄他……他挨过打，坐过牢，最后面临着破产，不得不悲哀地给自己准备了墓碑。在牛拴虎冒险前进的岁月里，兰尼由冷眼旁观变成热忱相助，直至对他产生了强烈的爱情。作品把两个强人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，把他们的恋爱生活描写得富有传奇色彩。

第一章

午后的阳光蛮有分量地照在地皮上。

路边的梧桐树象一面面筛子，遮住一片荫凉，又漏下无数光斑。

兰尼颓丧地走来，靠着一株梧桐树坐下，懒散地闭上了眼睛。她累极了，几乎精疲力竭。她进城来已经十多天了，住在同学家，整日马不停蹄地奔波。其结果呢？希望依旧象天边那片虚幻的云。

她找到教育局。

教育局长先是一声轻叹，接着便说：“你反映的情况都属实。可是，全县300多个山区队，上千个自然村，就那么点教育经费，除了保证县城和几个重点学校，其余的连眼药也点不匀！石井峪有你这么个大学生，三个月能打开局面就不赖！坚持下去就是胜利。希望你耐心。”

她分辩。

局长又说：“石井峪是深山区，穷，不正是需要你的地方吗？你年轻，是人才，我们信任你。”

她火了：“如果你真把我当做人才，就不该把我扔到深山老岭去！”

局长摊摊手：“如果大学生都象你这样挑肥拣瘦，困难又留给谁呢？”

她又找到管文教的县长。效果相似。先得一份表扬，后得一份劝慰！

“小兰同志，大学生服从分配，自愿到山区办教育，精神可嘉！不过，得承认现实。目前，咱们国家穷，山区更穷。你只看到一个山村，我却掌管着一个县，别急，面包会有的，一切都会有的。先干着，慢慢再说！有机会一定帮你调换！”

她泄气了。为自己的书生气十足而懊恼，为自己落到如此难堪的境地而悲哀。“坚持”，“慢慢干着”，这些局长、县长又何曾把小小的石井峪放在心上啊！小小的山村，九户人家，坐落在海拔1800米的山巅上。出入靠一条九曲十八弯的“天梯”，生计靠挂在山腰上的田，长在石缝里的树。40岁以上的山民都是文盲，30岁以下的只有几个在山下读过初中，会写自家名字，懂得用洋码字计算地亩和产量。祖祖辈辈没出过一个在山外做事的能人。这里山高人稀，办不起学，生就的石头命，认了。一茬茬人仨生下来，象坡上的茅草，春天发青，秋天枯败；象崖头的树，长大了，放倒，又拱出新芽，又长大，又放倒……反正山外的美事没有山里人的份，读书又有啥用项？

兰尼来了，被乡里的文教助理送进山，扔下就走了。乡亲们倒热火，腾出三间石头屋，老村长打头砌了几张石桌子，学生招拢了十几名。但是，县里却不拨一文钱！这就是兰尼“打开的局面”，这就是为大学生提供的用武之地！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。象条活蹦乱跳的鱼被投到一片旱坑里，眼看就

会被干死！她骇然、踌躇，她胆怯、忧虑，她委屈、迷茫。她不能再朝乡亲们开口。她坚持不下来，终于鼓足勇气下山了。眼前是一片虚幻的彩云。然而，她又有何颜面再回石井峪呢？

“自愿报名”，她不承认。厄运，早以使她清醒，这是生活对她的惩罚和刁难！

她是中原师大的高材生，一个才智敏捷、气压须眉的女中魁首——具有鲜明奋斗目标、研究专题，把考研究生、留洋、当博士作为攀登目标的奋斗者！同时，她又是全校公认的俊俏女郎——蒙娜丽莎。

“啊，小兰，你……叫我好等！”

黄昏中的校园是静谧的，星期六的校园更是静得神秘。一个身材修长、风度翩翩、戴着宽边眼镜的青年从蓊郁的塔松后面转出身来，焦急地发出喊声。一双鼓鼓的小眼珠在镜片后面闪着篝火一般的光点。一绺长长的黑发披下来，遮住被汗水抹亮的额头。

兰尼镇一镇忐忑不安的思绪，问：

“冀老师，你……找我？”

他神情微妙地搓着手，身子却缓缓朝塔松后面的阴影里挪。

她不识趣，直直地站在淡淡的夕辉里，双手扯住一枝翠翠的松枝。

他脸上显得很不自在，依旧在暗影里踱步，声音变得压抑：

“小兰，你的意见，我替你反映了。遗憾的是，没有通过。”

沉默。

“其实，你又何必这么固执呢？”男的终于放松情绪，耐心地劝道，“再说，学校领导为了让你留校，费了老大苦心！”

“我是数学系的，为啥要留在你们艺术系？”女的不服，耿耿地分辩。一双明眸闪出火光。

“你不知道，数学系的留校名额已经满了。把你留在艺术系，还是我替你争来的！”

“哦，谢谢！按照留校标准，如果留在数学系，我自认为无人可比。如果靠关系去争夺留校名额，对不起，请收回你的关照！”

她说完就要走。

他跳过来，拦住她的去路。

“兰尼，我……这都是为了你！你那么聪明，那么机灵，此刻怎么这样死心眼呢？有我在艺术系当主任，还有什么事不好说呢？”

沉湎在痴狂中的艺术家勇敢地昂起头来，那双鼓碌碌的眼珠闪着火辣辣的光，盯着面前站着的蒙娜丽莎躯体上最美妙的部位。

在毕业分配中遇到难题的女大学生却格外清醒，象一尊亭立在暮色中的雕像，不为一切诱惑所动，心中自有追求的目标。

“我是学数学的，艺术系不需要微分方程，不需要程序设计，莫非让我去混饭吃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！你能歌善舞，你有艺术天份，你是这座校园里长出的奇葩！本来，你就该属于艺术这月天地。学数学，对你是一场误会。当然，你到艺术系来，可以‘两栖’，一边当助教，一边攻读你的专业，准备考研究生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女大学生微微一怔，发出一串开心的畅笑。
“看来，支配我命运的是你的慈悲，是你这个救世主的圣明！80年代的大学生还得投靠一个家长式的伯乐！”

他惶恐了。额头的汗水已变成焦灼和窘迫的混合物。面孔煞白，声音也变得凄切：

“小兰，你……莫非真不理解我这颗心吗？”

风度翩翩的艺术家顿然失去往日的矜持，双手拉开领口，揉皱了领带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发出一声绝命的哀乞。然后，颓然跪在她面前，象一只伤兽那样曲作一团，汗湿的长发闪着幽光，遮住了那张苍白、凄惶的脸。

姑娘大吃一惊，后退两步，悚然顿住，那颗心怦怦跳动起来，象失控的发电机，空响着，冒出散乱的火花。她环顾苍茫的空园，喊：

“你……起来！”

可怜的艺术家用痛苦地嘶鸣着：“你不答应，我不起来！”

她更加手足无措了。不知该走开，还是该上前。这才是热脸撞到冷墙上。有准备的男人把毫无精神准备的女人搁置在何等尴尬的境地！

也许，他是真诚的。他是一位有名气的青年艺术家，学校里风流倜傥的年轻的系主任，在一般女人面前不肯侧目一视的白发书记的侄儿！许久以前，兰尼就以姑娘的敏感发现这

双鼓鼓的眼睛在追踪自己。此刻，他竟然放弃了自尊，揭去了虚伪的面纱，屈尊在一个没出校门的女生面前。这起码是一个男子汉真诚的感情流露吧？想到这里，女性特有的慈爱和宽容使她留住脚步。可是，她却不能答应他。此刻谈的是分配，怎么可以和男女情爱搅在一起？如果以此要挟她，强迫她，岂不是一笔最肮脏的交换吗？那么，以此得到一切，都将失去所有的价值。女大学生朝前迈过去坚实的一步，冷冷地问：

“冀老师，如果我不肯接受你的好意呢？”

艺术家仿佛受到重重的一击，拍起头，愕然地眨着鼓鼓的眼珠子，讷讷地说：

“兰尼千万别这样！千万别这样！不然的话，学校将按照拒绝服从分配的规定，把你发落到最边远、最艰苦的地方去……这是有先例的。”

“哼！”女大学生轻轻发出一声冷笑。在她那片被定律和公式挤满的心田里洒满了天真和温馨的阳光。她不肯相信他的告诫，更不肯相信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。“那好，听候我发落！”她轻松地甩下一句话，扬长而去……

生活是最严峻的课堂。社会是最生动的教科书。兰尼服了。她成了流浪者。但她不甘心，因为她自信。时代毕竟到了80年代中期，她毕竟是具有高度现代意识和独立思维能力的女大学生。她自信可以寻到自己的路。

“砰咚”一只足球滚到她面前。她睁开眼睛。一群孩子在林荫道上踢球。她跳起，准确、老练地一脚把球踢过去，扬

起一阵喧闹。她的烦恼顿时散去几分。

大概看出她手脚不凡，孩子们又淘气地把球踢了过来，“砰”地一声撞在梧桐树上，震落几片枯叶。

她刚走过去，被树干上一则大广告吸引住了。广告红纸黄字，字体赫然：

本人有三个女儿，分别就读本城初中一、二、三年级。

欲聘一位家庭教师，作课外辅导。

待遇：包管食宿，另付月薪 150 元。

条件：大专以上文化水平（最好是女性）。

愿受聘者，请当面洽谈。

地址：本城北干道拴虎运输公司。

联系人：牛拴虎。

象大漠中的跋涉者突然见到了远处若隐若现的新绿，强烈的新奇和巨大的兴奋冲击着她。与其在山里消磨意志，干不成事业，不如在这里另辟一条新路——这是一层潜意识，隐藏在厚厚的一层对农民专业户蔑视的意识下面。哼，稀罕！这个牛拴虎大不了也是个拥有运输公司的专业户吧？出这么大价钱招聘家庭教师，亏他想得出来，摆这么大谱！唉，如今有钱人财大气粗，啥招儿都想得出来。她心里不由一阵黯然，为穷困的山里人叹息……然而，素来对金钱无欲的兰尼，却又被广告上的文字勾住了心魄，特别是对“包管食宿，月薪 150 元”发生了兴趣。这里的当权者不是想用冷板凳把我逼走吗？学院的那位艺术家不是等我去哀求他吗？他们哪里知道，

这个开放的世界，早已充满使万物获得生机的空气！看，研究生会有的，博士会有的，前程会有的！她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描绘着一幅冒险家的美景，脚步也不由自主地朝广告上标明的联系点挪动。

一座小白楼亮鲜鲜地挺立在路边上。几蓬冬青，更衬出楼台的素洁。小白楼是黄琉璃瓦檐，中西合璧的建筑。“拴虎运输公司”的牌子，傲然悬挂在水泥门柱上。

兰尼推开铁门，走进门去，竭力平定有些忐忑不安的情绪，用眼睛探寻这新奇的地方。

楼后好大一片场院，停着几部车，场院正中却凹下一个深坑，聚着一群人。坑里冒出一口黑漆斑驳的棺材。棺材闪着森严的光。几条油渍满身的汉子踩着棺顶，跺脚、踢打、嬉笑、恶骂：

“她娘的，黑妖！你出来，有胆量的，站出来，让爷儿们看看！”

另有几条汉子沿着坑沿泼了一圈汽油，点起一个熊熊的火圈，然后拍脚打掌地喧闹：

“管她是黑妖白妖，爷儿们定要让她火里现形！”

又有一人，右手提把尖刀，左手抓只大白公鸡，跳到棺材上，“吃楞”一声削了鸡脖子，火辣辣一股红血溅出好远。他提起鸡，让鸡血在棺木上淋了一层，然后扔进火堆，让鸡在火焰中作最后的折腾。众人立刻扬起一片欢呼。

兰尼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只感到场院里在举行一场原始部落式的盛典。一个个粗野、狂妄的汉子围着火圈

狂跳、猛笑，喧嚣着对什么娇魔鬼怪的报复。

她吃了一惊，不由站住了。

人们发现了她。喧闹声戛然而止。一道道惶惑的目光刀子般地射过来，刺到她身上。

双方一起呆楞了。

她周身上下呈现一色的黑。黑呢外罩，最摩登式样，衬出宽宽的肩，细细的腰，乍开的下摆，使丰满的臂部更加强几分曲线的韵味。黑涤纶筒裤，把半高跟的黑牛皮鞋掩映得恰到好处，笔直的裤线使纤巧的身段凭添出几分挺拔。黑得发出蓝光的浓发散披在肩头，在一侧微微拢一个髻，俏丽中现出典雅。几绺蓬洒在额前的柔发，使那张面颊更显得白皙、丰润，淡淡两朵红潮，鼻尖上几点细汗，微微启开的朱唇，越发衬托出脸蛋儿的柔嫩和皎洁。即便那双眼睛，也是黑的多，白的少，眸子象两块黑宝石泡在清水里，透明得晶莹。

也许她来得突兀，也许她出现得巧合，人们在愕然中或许把她当作了正在驱赶诅咒的黑妖！

她昂了昂头，下意识地抬高了下巴，脸上浮出淡淡的微笑，朝那些愕然的人群投去善意的一瞥，落落大方地走了过去。

“你……找谁？”

在一阵骚动和冷寂过后，火圈中有人发出一声粗鲁的、毫无顾忌的喝问。

“我找牛拴虎。”

她没有在意。一边礼貌地回答，一边缓缓地走过去，似乎对打断这里的盛典带几分歉意。

又是一阵令人战栗的冷寂。然后是脖颈的扭动，目光的碰击，接着响起骇人的唏嘘和紧张的窃窃私语。人们从火圈四周围过来，顿时又挤成个人圈，一双双狐疑、仇恨的目光象盯着陡然从坟墓中拱出来的鬼魂，想把她卡死！

她感到某种误会，赶忙解释：

“牛拴虎不是要聘家庭教师吗？我……是看了广告来的！”

“唔……哈哈！”

人们发出戏谑却又是粗野的狂笑。

有的站在原地，细细打量她。有的大胆地走上来，馋猫一般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白嫩的面孔、高高的胸脯。浓烈的汗腥味呛得她后退一步。

一个长脖子、尖脑门的瘦汉子擦着手上的鸡血，眼珠象钩子似地瞅住她的脸蛋儿不放，大大咧咧地说：

“哟，多俊的小姐！你要是不开口，我还真把你当作坟里的女妖精哩！”说着，又朝人群扬扬手中的棉纱，“伙计们，电影里的狐狸精都是这么俊哩！”

人圈里又发出一片哄笑。周围一团团热燥燥的男人气息烘烤着她，差点上不得气来。有的还用胳膊故意朝她身上磨蹭，一张张翕动的嘴巴蛇簧般翕张着，恨不得咬她一口！她受不了这份奚落，有点气愤和懊恼，便扬开嗓门，不甘示弱地喊：

“牛拴虎就这号德性啊！哼，他不配找家庭教师！”

说完，她甩甩脑后的长发，挤出人圈就走。

人们“忽拉”一声拥上去，那大虾张开双臂拉住她，说：

“哎，哎！你把话说清楚，为什么出口伤人哪？”

她觑起眼睛，轻蔑地说：

“你们这般不懂礼性，倒先收拾收拾自己，再去管教孩子！”

这话有几分压力，人群停止了骚动，那大虾面带三分窘迫，说：

“看你说的！俺碰你了，还是咬你了？”

“你还没那份胆量！”

她说着，气哼哼朝门外走去，那伙人再没敢追上来。

突然，楼下一扇玻璃窗“哗”地打开了，一阵威严的声音传出来：

“谁找牛拴虎，到这边来！”

兰尼被这声饱含权威和压力的声音绊住了脚。侧目一看，那群喧闹的汉子们也都被这声音震慑，一个个缩唇咋舌。院子里静下来。那个大虾朝那扇窗户努努嘴，对兰尼做着鬼脸，窃笑着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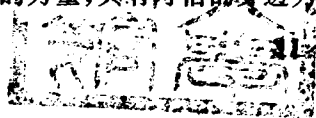
“找我有何事？进来！”

带着重重鼻音的嗓门又在屋里响着。

兰尼略一踌躇，便返身推开了那扇半掩着的门。

一个虎生生的汉子站在窗前，手执话筒，继续打着电话，没有扭脸，背对着她。宽宽的肩膀撑起一件浅灰色的中山装，脊背象竖起一块平展展的门板！好一副傲岸的作派。兰尼强忍住心中的不快，耐心等待着。

猝然间，那人放下话筒，一手撑着椅靠，转过身来，在超出她一头的高度俯视着她。兰尼立该感到他那双锐利无比的眸子，象两道电光，充满慑人的力量，具有可怕的穿透力。



好一阵，她才看清这双锐目嵌在一张方正、威严而又傲气的面孔上。她更加感到那目光的威严。

“你找我，什么事？说吧！”

“不，是你找我！”

兰尼略略平定了情绪，没有被那两道目光震倒，也没有被那简短、自负的话语吓住，心中反而升起一种嘲弄的感觉。摆什么谱？有几个钱就这么气粗啊！纯属土地主的作派！这感觉在她心头扩大，竟变成不由自主的嘲笑，从她的面孔上、眼角上浮现出来，几句尖刻的话也不由冲口而出：

“看到你招聘广告上的文雅词句，倒似有三分诚意。目睹你和你部下的言谈举止，我担心你的广告会白费心机！”

“哦！”面前的汉子吼了一声，眉头耸了起来。“你不仅对我的诚意产生怀疑，对我的人品也有怀疑？”

“不错！”她微笑着点点头，讥讽地说，“因为钱并不是万能的！”

“你用不着威胁我！”汉子拍打着椅靠。“五天来，找上门的有十几个了。可是，不合标准的，休想踏进我这道门！”

“就拿你这副座山雕的架式对待知识吗？”

她反唇相讥，微微把脸孔扬了起来。

“好！就算刚才他们让你不愉快，可你对我，总得有一句诚心诚意的介绍吧？”

汉子的话没有丝毫的软弱。

兰尼终于想到自己的欠缺，却毫不相让地追问一句：

“你果真是牛拴虎吗？”

“坐不更名，站不改姓！”

“好。我叫兰尼，中原师大毕业生，前来洽谈应聘事宜！”

她象外交场合那样，机械地朗诵书面文章。

谁知牛拴虎听了，淡淡地说：

“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是一般性人才。”

兰尼的脸上骤起两团红晕，冲口而道：

“我愿用一个月作为试用期！”

“痛快！但，不知在试用期间，证明你水平的标准是什么？”

这话好苛刻！

兰尼却不在乎，以牙还牙地顶过去：

“你是招聘者。我只能以你的要求为标准！”

那汉子扬扬眉梢，吐了口气，说道：

“我还未能脱俗，也没达到象别人宣传的那种境界，从实验室中繁殖出超人种，或者事先消灭‘不合式’的婴儿。按照几千年的血缘繁衍关系，我有了三个可爱的女儿。我要在她们身上嫁接、移植新时代的细胞，使她们改变原来的素质。一句话，将来考个大学生！”

兰尼长长舒口气，讥嘲道：

“你不是刚刚说过，大学生只是一般性人才吗？”

“对！”牛拴虎的面孔紫涨起来，额角有根青筋在轻轻跳动。“大学生是一般性人才。可是，在咱们这个地方，上大学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今天，我有钱了，我应该为她们创造一些条件。”

“如果你仅仅有钱，没人乐意干呢？”

“姜子牙钓鱼，愿者上钩。我能找到！”

兰尼转身推门欲出。